



## 最酷的一天 邁向重生之旅

蔡翔宇 文

面對死亡，人們時常感到悲觀且束手無策，害怕自己沒有做完該做的事、沒有說完該說的話，而最令人絕望的莫過於必須獨自面對死亡那一端無盡的黑暗與孤寂。其實仔細想想，認知到自己會死亡的事實也許對生命是一種啟發。

德國電影《最酷的一天》兩位主角分別是班諾（Benno）和小安（Andi），前者是成天無所事事的小混混，後者則是渴望被世人認同的落魄鋼琴家。兩人是在療養院相識的病友，班諾被誤診出腦中有腫瘤，但事實上只是得了會因情緒浮動而昏倒的嗜睡症；小安患有肺纖維化，必須隨時戴著氧氣罐和攜帶一堆藥物。被醫生宣告無藥可救的兩人，決定出去闖一闖，追尋「最酷的一天」。兩位主角在個性方面，可以說是天差地遠，班諾勇於冒險、粗線條；小安則是謹慎小心、神經質，矛盾又衝突的個性讓他們在旅途中鬧出不少笑話。

公路旅行類型的電影，一向備受喜愛，因為旅途中的點點滴滴就像一條串起了劇情因果的線，讓觀眾容易理解，角色的性格也會隨著旅途期間遇到的大小事刻劃地更加鮮明，《最酷的一天》就是一部典型的公路旅行電影。

### 題材發人省思 張力卻不足

生死議題屬於電影熱門的題材，觀眾不難從中獲得或領悟一些心得，《最酷的一天》以醫生告知兩位主角已經無藥可救，設下了「死亡隨時會降臨」的條件，希望以此條件帶出人生無常，必須把握時間的道理。不過此片節奏明快，在許多轉折點上並無深入描繪，因此在主角們遇到困難或是面臨危急狀況時，並不會讓人感受到「死亡隨時會降臨」這份緊迫感。觀影時，會因為有趣的劇情而笑，也會因主角們之間深厚的羈絆而感到動容，但是「時間」的元素就沒有太多的發揮空間，劇情的張力略顯平淡。

值得一提的是此部片是由佛洛里昂大衛費茲（Florian David Fitz）自導自演，並在片中飾演主角班諾。他的上一部電影《生命騎士》內容描述一位漸凍症病人與他的摯友們展開一場單車旅行，兩部片有許多相似之處，同樣是以死亡作為題材的喜劇，也都沒有特別著墨在「時間」上，雖說兩部電影皆沒有營造出時間所帶來的急迫感，但《生命騎士》將主角與身邊的親友們的感情刻劃地相當仔細，每一位人物都因主角的病情而發展出各自內心的煎熬以及堅強，相比之下《最酷的

一天》主要在刻劃兩位主角之間感情，與他人的連結不夠強烈，甚至連班諾與女兒重聚的部分也沒有加以描述，導致此片的情感衝擊是較為薄弱的。

## 不一樣的風格 一樣的道理

與美國的《一路玩到掛》相比，兩部題材雖相似，拍攝手法以及背景設定卻大不同。《一路玩到掛》的主角們已步入晚年，一個事業有成、一個家庭圓滿。儘管已完成了人生目標之一，但為此所犧牲珍貴事物的失落感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為之加深，看似幸福完整的人生其實也累積了許多想做卻無法完成的事，為了家庭和事業，他們無法說走就走；相對《最酷的一天》的兩位主角，一個是家庭破裂的小混混、一個是默默無名的鋼琴家，兩人甚至連旅費都必須靠鑽漏洞騙取。對年輕的他們而言，雖已無退路，但也沒有束縛，唯一的出口就是去尋找值得珍惜的新事物。

《最酷的一天》的節奏輕快，鏡頭強調較多的肢體動作，營造出將死之人異常活潑的滑稽感。相較於《一路玩到掛》，步調較緩慢，鏡頭著重在主角們的臉部特寫，讓觀眾更能感受到劇中人物的內心情感，也能慢慢沉澱。以電影色調來看，《最酷的一天》色調較溫暖、飽和，不讓悲傷的事實淹沒觀眾的感受，同時也彰顯主角們正向面對生命的態度；《一路玩到掛》則是冷暖色調交錯，形塑出時而輕鬆愉悅，時而沉重平穩的敘述風格。



《最酷的一天》整體色調溫暖、飽和。（圖片來源／卡卡洛普）

兩部電影雖有各自的風格、核心概念，但卻有一處相似，它們同樣傳達出「人生不要留下遺憾，下定決心，放膽去冒險吧。」的積極人生觀。

## 生命可貴 把握當下

電影中，班諾問小安：「你想留下什麼？」，小安回答：「能留下莫札特成就的一半就好了。」班諾則是希望能和年幼的女兒見上一面，彌補曾犯下的錯誤選擇。事業成就和感情生活，一直是人們終其一生追求的目標。有些人認為時間還早，便不斷錯過機會；有些人甚至沒有勇氣踏出第一步，徒留遺憾。電影中兩位

主角知道自己時間所剩不多，留在療養院只是等死，反正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，乾脆就放手一搏，抓住機會，不再停留於原地。



班諾與小安決定離開家鄉，到外地冒險。（圖片來源／YAHOO! 奇摩電影）

之後班諾和小安在旅途中經歷過一連串的插曲，每一段都在在顛覆兩位主角對生命原本的見解。電影最後小安懷抱著可以換到新肺的希望回到家鄉，卻仍被告知沒有可供移植的肺，雖然有些失望，但與班諾經歷過的種種回憶和旅途中得到的無形收穫湧上心頭，讓小安認為人生已足矣。而班諾最終知道誤診的真相時，卻認為誤診是發生在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事，因為這次的誤診，他才能認識小安，進而徹底改頭換面。他也因此下定決心要連同小安的份一起努力，過好接下來的日子。

生命中的可貴得來不易，內心的空洞難以用金錢來填補，誠實地面對自己、認真地過生活、用心地對待身邊的人，那麼最酷的一天自然會到來。

## 看清恐懼 獲得自由

在旅途中某一晚，班諾帶著小安爬上了工地吊車，對他說：「我們害怕摔下去嗎？別人也會死，他們只是不知道，但我們不一樣，我們是自由的。」，班諾試著讓小安了解凡人皆有一死，只要看清死亡的面貌、接受死亡的事實，就能獲得自由。然而當時的小安無法理解班諾的話，隔天當小安在草原中上廁所時，遇見一隻野生獅子，人獅四目相對，接著獅子緩慢地向小安走去，眼看獅子離小安只剩幾公分，小安嚇得雙眼緊閉，但沒想到獅子對他完全不感興趣，反倒撒了他一身尿，經歷了如此奇特卻又危急的狀況，讓小安徹底領悟前一天班諾在吊車上說的那番話，於是小安興奮地跟班諾表示他已經無敵了，就如同班諾所說的，他已面對並看清了恐懼。





認為自己已經無敵的小安，開心地吶喊。（圖片來源／[The Dream Factory](#)）

出於本性，人們通常會選擇逃避自己所懼怕的事物，任由恐懼支配，而漸漸地變得盲目，看不清自己面對的是什麼，然而多數時候其實只是庸人自擾，忘了相信自己的能力、忘了身邊的支持、忘了面對恐懼的勇氣。

## 輕鬆小品 反映人生

《最酷的一天》的定位是一部可以讓人會心一笑，同時又溫暖人心的輕鬆小品。與美國好萊塢每部都衝擊著觀眾感官體驗的電影相比，歐洲電影更擅長的是像《最酷的一天》詼諧有趣且餘韻長存的敘事方式，觀眾們在觀影時能夠好好地消化電影所傳達的哲理，不會有過多不必要的影像資訊成為累贅，對於看膩好萊塢重口味類型的觀眾，《最酷的一天》就像是清粥小菜，外表包裝或許平淡，但內涵價值豐富。

絕症、死亡與陽光、歡笑這兩組看似搭不上線的組合，事實上是存在著互補的關係。正因為美好的事物皆有消逝之時，才顯得格外珍貴，也證明了喜劇和悲劇並不是兩條不相干的平行線，喜劇可能建立在某些人事物的不幸，就像《最酷的一天》班諾因開跑車過於興奮，而突然昏了過去，雖然這情節引人發笑，但對班諾可就沒那麼有趣；而悲劇的結尾也不一定悲慘，經歷過不幸淬煉出的幸福會更加璀璨珍貴，人生中的喜與悲何嘗不是如此呢？



記者 蔡翔宇

